

香港 深度

## 在香港找一个角落，当起养蜂人

蜜蜂的大规模死亡警告了生态的失衡。为了保育蜜蜂，香港有年轻人成为蜂农；老蜂农认为比起蜜蜂，人们更要保护山林。



Beetales 创办人Harry、Jill和阿聰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端传媒实习记者 施嘉怡 发自香港 | 2021-10-15

小小蜜蜂看似可有可无，却是植物界的授粉大师，在生态系统中举足轻重。近年，世界各地频频传出大量蜜蜂消失的讣闻，人人都说没有蜜蜂授粉，就没有植物、没有动物、没有人类……当人类赖以生存的生物链被威胁，才让蜜蜂议题渐受关注。

元朗牛潭尾的新兴农场，坐落在香港“石屎森林”的角落，藏著一片与城市截然不同的风景。大片田野中，外勤蜂匍匐在花朵上，汲饮著香甜的花蜜。蜜囊渐满，毛茸茸的身体沾上花粉，满载而归飞回巢内，和内勤蜂交接后，又再外出采蜜。在农业边缘化的香港，三个年轻人找到一处地方创办了养蜂场，想细说蜜蜂的平凡故事。

90后的Harry本职是树艺师，在日常工作中不时接触大自然。有一次他与洞穴探险队游览马达加斯加后，当地农夫透露他们都使用“刀耕火种”的传统耕作方法，导致大部分农地因过度耕作而变得日益贫瘠，只得开发森林，最后令砍伐问题变得严重。看到当地的生态问题，他开始反思该如何保育环境。

偶然之间，Harry想起从事树木工作的前辈曾前往非洲孤儿院，教当地儿童爬树以及在树上安装蜂箱的经历。他深知蜜蜂对生态环境的平衡的重要性，于是决定从这小小的生物著手，思考在香港养蜂的可能。虽然香港一直也有蜂农，但多是商业养蜂场或一些零零散散、把养蜂当作兴趣的老养蜂人，Beetales的诞生，正正就是为了填补“保育蜜蜂”这个缺口。



Harry从蜂箱中抽出一框“蜜蜂”，轻轻往蜂巢吹气，受风压的蜜蜂们有序地散开。摄·林振东/壹传媒

## 蜜蜂已无法天生天养

Bee + Tales——他们想讲蜜蜂的故事。跟著三位创办人，年仅20多岁的Harry、阿骢和Jill来到新兴农场，环绕四周是郁郁葱葱的野生果树。当初三人就是看中了这里大片的农地和邻近的山头，能在不同季节为蜜蜂提供足够的蜜源。穿过农田，便是养蜂场，十个色彩缤纷的蜂箱一字排开在农地旁。

Harry小心翼翼地从小蜂箱抽出一板由蜜蜂用蜂蜡修筑而成的“巢脾”，轻轻往蜂巢吹气，受风压的蜜蜂们有序地散开，一只体型较长的“蜂后”便显而易见。在蜜蜂的母系社会中，“蜂后”作为首领，担任产卵繁殖的工作；雄性蜜蜂唯一的工作就是与“蜂后”交配。繁殖器官发育不完善的雌性蜜蜂便会成为“工蜂”，负责蜂群里大部分的工作。这时，挟著两颗花粉的“外勤蜂”凯旋而归，将战利品交给“内勤蜂”。为了妥善收藏花粉和蜂蜜，“内勤蜂”会分泌蜂蜡，筑出六角形的蜂房。牠们同时要照顾“蜂后”及幼蜂，并在敌人入侵时抵抗外侮。

阿骢熟练地检查蜂板，仔细观察蜜蜂的体型。蜜蜂尾部的丰腴程度反映了一个族群采蜜的状况：当蜜蜂的“屁股”愈丰满，代表牠们采食愈多的蜜糖。若蜜蜂的体态未够肥大，成员便会适时在蜂箱内放置一碗由砂糖调配的“糖水”，以及喂饲蜜蜂食用混合花粉及大豆粉的饲料，为族群填补不足的食粮。

Jill直言，“从前的我曾以为蜜蜂能天生天养，但事实上现在的自然环境已被人类活动破坏，已不能完全地让蜜蜂天生天养，而是需要我们人类的协助，牠们才能回复至以往的生活模式”。除了检查采蜜状况，养蜂人更要帮忙维持蜂箱的整洁，包括挑走蜂巢内的寄生虫、被寄生的虫蛹、入侵蜂巢的昆虫尸体等。

## 冷门行业的传承

成员们能够纯熟地打理著蜂场的一切，这都全靠今年70岁、拥有丰富养蜂经验的陈师傅倾囊相授。

自登门拜访师傅的场地，开始拜师学艺后，这些年轻人很快就从师傅手上得到第一箱蜜蜂。当时，拿著第一箱蜜蜂的他们其实喜忧参半，皆因“夏季是养蜂的一个困难阶段：花蜜的缺乏、居高不下的气温，通通是导致蜜蜂逃跑的主因”。陈师傅甚至向他们表示，只要他们能让这箱蜜蜂挨过夏天，已算有成绩。

初生之犊不畏虎，成员们大胆选址在青衣的山坡上、一个人迹罕至的丛林里，搭建他们首个养蜂小天地。第一个蜂箱十分简陋，基本上只有放置蜂箱的架子以及遮荫的设备。

回忆在青衣养蜂的时光，即使在炎炎夏日下，三人检查蜂箱时都不能吹著风扇以免惊动蜜蜂，工作后总是

浑身湿透。“夏天有些时候还下雨，但无论天气有多恶劣，我们也要检查蜂箱的状况”，阿骢苦笑。Jill又表示，“丛林里有很多蚊子，但因蜜蜂对气味十分敏感，我们还是不能使用任何驱蚊产品，所以尽管我们已被蚊子叮到全身痕痒也要忍耐。”



当蜜源不足时，成员就会以花粉和大豆粉调配出蜜蜂饲料喂饲牠们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养蜂的路道阻且长。养蜂作为一个传统的冷门行业，不少老蜂农都没有明文记载养蜂要诀，中文资料更是少之又少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成员们主要参考外国养蜂资料，但是，西方与香港本地的蜜蜂品种不尽相同，前者多为意大利蜜蜂（简称意蜂，又称西方蜂），出没在香港的则是中华蜜蜂（简称中蜂，又称东方蜂）。两者的脾性也差天共地，中华蜜蜂较意大利蜜蜂胆小，但意蜂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却不如中蜂，因此中蜂在蜜源匮乏之地仍能顽强地生存。阿骢坦言，“一开始摸索蜜蜂的习性是最难的”。

在首次收取蜜糖时，Beetales成员便参考了外国的取蜜方式，尝试用刷子扫走在巢板上的工蜂。没想到这行为在胆小的中华蜜蜂眼中甚具威胁力，一下子就惹怒了牠们。蜂箱里的蜜蜂倾巢而出，追著他们攻击，结果每人都至少被针了十多个包，留下极大的阴影。那次之后，他们更用心学习观察蜜蜂的情绪，发现不同的蜜蜂也有不同的性格，一些会比较敏感、一些会比较勇敢、一些会比较友善……有一定理解后才再次跨过心理关口，不再害怕蜜蜂。

阿聰坦言，虽然一早就知道养蜂就如耕田般辛苦，要“看天气做人”，但面对困难也曾有气馁的时候。然而，Harry就认为，“是我们额外将一箱蜜蜂的生命放在一个箱子里，我们有责任对这件事负责。如果我们不继续，就不知道这一箱的生命会有甚么下场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就要继续做好这件事。而且当你养了一段时间，就会发现其实蜜蜂是很可爱的，变相会坚持做好养蜂的工作。”



陈师傅和朋友在粉岭布格仔村家中的后庭饲养了近50箱蜜蜂。摄：陈焯辉/端传媒

## 蜜蜂是大自然的哨兵

除了像陈师傅一样，在自家后院养蜂的蜂农外，香港也有不少历史悠久的养蜂场，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便是其中之一。

坐落于香港最高山脉的大帽山，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里明显空气较为稀薄，气温较低。沿著门口右侧的一条楼梯拾级而上，40个蜂箱依著山势遍布在三段的石阶。抬头一看，峰峦叠翠，蜂场四处不乏苍绿的参天大树。“那些就是楠树，多生长于海拔三百米以上的山坡，即使一般乡村地方也较难看到它的踪影。所以楠树蜜糖就是我们嘉道理农场的特产”，负责打理蜂场的叶子林边走边指著远处的树林说。

叶子林自九十年代便开始用“永续”方式养蜂，他早已察觉香港蜜蜂数量下降的现象。坐在蜂箱旁，他沏住茶说：“其实蜜蜂是一些哨兵。当大自然出现问题，例如是全球暖化等，蜜蜂是第一个发出信号。”

十多年前，欧美多地先后出现蜂群离奇死亡。经学者多年致力研究后，才发现问题的新式类尼古丁农药。他以此为例，指“是蜜蜂用牠们的性命，我们才知道这种农药其实不安全”。这样看来，人和蜜蜂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么紧密，一旦蜜蜂消失，人类必受牵连。



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高级永续农业主任叶子林。摄：陈焯辉/端传媒

凭著多年养蜂经验，叶子林坦言养蜂的门槛十分高，当中自然环境最影响养蜂。他分析：“如果社会没有足够重视和保护植被，蜜源是不能持续发展的。那说甚么么养蜂呢？那是没有基础的。”正因如此，他认为人们都应保护树林和郊野公园，因自然环境对蜜蜂而言是不可或缺的。

眼见越来越多后起之秀投入养蜂的行业，叶子林承认“养蜂对生态环境好是事实。”然而，在大自然界里，一事一物都是相辅相成，才能相得益彰。他提醒“每一个地方养蜜蜂的数量其实有上限。一旦到达上限的话，再养更多的蜜蜂，其实都会降低蜜糖和生态上的价值。”这也是他一直坚持维持蜂场只能最多养殖四十多箱蜜蜂的主因，验证了所谓的“永续”养蜂方式。他又强调：“对蜜蜂不要太刻薄，即使要打糖也要留有余

地。”

当然，叶子林是支持年轻人养蜂的。他表示多了人对养蜂有兴趣，便能增加人们对蜜蜂的认识，引起社会回响。这是一种很重要的力量，人们“变相可以透过蜜蜂，更重视郊野公园和树林。”

## Beetales的养蜂实验场

看著三人亲手打造出来的养蜂基地，阿骢说：“本来蜂场的位置生满杂草，我们于是先将杂草清除。在翻松和平整泥土后，再用公司剩下的木材切割放置蜂箱的层架。”

仔细观察蜂箱，这里的蜂箱除了较一般蜂箱的颜色美观，更有许多小细节。Harry 指，市面上虽然有现成的蜂箱，但那些木箱却难以清洁底部，他们于是在蜂箱底部增设一个可拆除的抽屉，只要轻轻一拉，便能轻易把底部的脏物倒出。另外，每个蜂箱外也安装了一个温度计，显示蜂箱内的温度。Jill表示：“透过纪录温度，我们期望以后可以将养蜂变成一个现代化、数据化的工作，非但依靠养蜂人的经验，而是由数据来支持养蜂工作。”



阿骢检查蜂板，观察蜜蜂的体型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在整齐排列的蜂箱一旁，两个小小、钻满洞的木头分外显眼，这是专门为独居蜂而设的“Bee Hotel”。原来有些蜜蜂不会群居，只爱在断木或土墙上的洞里产卵。牠们性格羞涩，授粉能力却比一般蜜蜂还要厉害。可惜，香港这个“石屎森林”却让许多独居蜂失去了栖息地，因此Beetales便在此设立“Bee Hotel”，期望为独居蜂提供安乐窝。

Harry表示：“Beetales的主要三大目标就是保育蜜蜂、教育大众和提供相关职业。”眼见农场里的农作物授粉状况变好，三名成员不但希望能增加野外蜜蜂数量，更希望养蜂计划能扩展至城市，继而增加城市的蜜蜂数量。

“城市”与“养蜂”看似风马牛不相及，但一个朋友在住处天台养蜂的经验却令他们惊觉城市养蜂的成效。Beetales成员提到，初次看到那位朋友的蜂箱时，他们都不禁惊叹蜂箱的状况——蜂群生命力旺盛，蜂巢里的蜂蜜也十分充足。当他们向友人请教秘诀时，没想到友人却表示，平时并没有花很多时间在这箱蜜蜂上，更没有额外喂食。

一般而言，蜜蜂的觅食范围是所在之地的直径两公里内。就是说，只要在蜂箱的两公里范围内有牠们合意的蜜源，牠们就可以在那里找东西吃。Harry解释，“这时我们就发现，除非是市区正中心，其实在香港的任何一点的一至两公里内，四周都会是山的踪影。于是我们觉得在城市里面仍然有的少量绿化地带，其实都有它的生产力。例如是何文田中间的山、港岛中间的一撮山，都可以为蜜蜂提供食物，这是连我们都觉得惊奇的地方。原本我们以为是要很大的山才有这个产量，但原来不是。”





位于元朗牛潭尾的新兴农场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在香港这座城市，没有太多的蜜蜂去竞争天然资源或树林的花粉和花蜜。人们只要在城市里放置蜂箱，就能独占资源，所以蜂蜜的产量就会出乎意料地多。Jill表示，“虽然说香港是一个石屎森林，香港的城市绿化其实做得颇成熟。当然花花草草的质素不能说是很好，但人们与大自然的距离其实不如想像中远，城市里的蜜蜂亦可去采城市绿化得来的成果。”

现时，他们也会与有兴趣的市民合作，为他们提供养蜂训练，或成为养蜂的合作伙伴，期望能组成一个城市养蜂的网络。但叶子林就认为：“城市养蜂的关键不是在于城市，而是附近有没有蜜源”。若大众能好好保护郊野山林，蜜蜂自有栖息地，再次强调自然环境的重要。

## 与蜜蜂拉近的关系

来到假日，一向清静的新兴农场便多了些人气。这天，一行十人男女老少，来到农场，参加Beetales举办的蜜蜂及手作工作坊。

带著少许不安，参加者在成员们的带领下便来到蜂场，与蜂箱保持著一定的距离。成员从蜂箱中取出一版的“巢脾”展示，大部分的参加者亦仍未敢踏前观察。唯独一名6岁的小孩，没想太多就走了过去，雀跃地探头观察蜜蜂，又断断续续向成员和父母发问，难掩心中兴奋。在成员的指导下，小孩伸手戳了一下蜂蜡，染上甜滋滋的蜂蜜，一只蜜蜂停留在他的手指根上。